



金閭稿卷之二

馮時可元敏著

奉徐宗伯先生書

歸田以來本意寄傲菘菁自恣於廣莫之墟而貧病爲累窘然匏繫即安期之駕幾命而幾輟乃知五湖杯水造物亦且有靳矧欲騎鳳而周諸岳固知其杳然哉丹鉛之業鎔裁三五馳騁古今淒風飛兩興雲

震雷寒星耀日出鬼入神其窮致極趣亦
何以易百城南面然以徹性命者觀之則
區區掇菁丐馥終不能自解于天刑而未
免於業障也日來歛神凝精迴觀默照亦
自恍然獨恨難釋者名難爭者習名根習
氣如二豎之切於膏肓其爲生也幾何哉
竊不自棄欲加意掃除之而未能也若能
祛此二豎洞見性真則通天地萬物無古

今人我又何假於一吟一咏之樂耶吳門
五達之區輪蹄所聚苦于詩文酬應近則
一切謝絕杜門習靜有似枯禪其於群籍
惟稍稍游涉以自閑適而已若剔腸剝腎
竭力鑪錘以疲繭其身而搖蕩靈府則有
不能爲役蓋徹於性命則文章即道不徹
於性命則文章爲物至人者將旁礴一世
奚以物爲事焉違教良久謹以所事請質

文獻金匱稿 卷之三
惟先生正之

與孫栢潭太史書

燕市獲奉清塵雖相見不數而邂逅過從
虛往實歸竊自幸也別後曠以日月山川
間之聞問濶焉每向朔風何嘗不嘆執事
文采標擅烈亮有聞其以幹時匡俗譬如
發鍼決塘甚盛甚盛今天下雖號泰寧而
虛文相蒙滯濫自如能無戴目傾耳于正

人之爰立哉僕自謝事以來屏居吳山雖
未能高厲太清而陰陽無從食其內亦稍
自媮適獨塵心習性猶尚牽滯則苦於用
力之難耳若文字之業於時無益而於精
有損故且韜櫝削翰屏左史斥鮑謝昧然
自居於恬漠溟滓之天而已矣執事固深
於道者也幸念燕市之雅而教督之僕雖
不敏其且流沫汗血疲驚以逐清塵哉

奉王荆翁閣下書

晉陵別後旦夕引領風采而旋讀封事喜動大宅君子一出而弘此遠謨真足副時談慰蒼生矣語云目擊啓智鐸振傲愚黃鐘大呂響於清廟而繁奏淫聲翕然不敢復作信矣哉辭之不可以已也然盛植所動有先於言者而至精所喻又有神於言者上不干寵下不邀名憤懣而不害其和

踔厲而不失乎敬藹然几几之風而天下可以想見其忠赤者也當此國論回適之際賴有先生爲之樹表是天實照臨吾社稷而遺以先生也匪先生世道其波哉嘗謂人心士習國家元氣視之紀綱法度所繫更重二百年來紀綱未壞法度未弛而人心士習靡靡日下豈真若江河之難反哉蓋嘗有以深思其故矣江陵在事士莫

不干謁調刺滑澤而乘利便江陵既敗士
莫不縷剔標植扞罔而博名高夫茲士也
無素養無厚造而一旦更脂韋爲骨體非
其質矣上急功則下託於功以爲利上崇
節則下託於節以爲名其所爲骨體者即
其所爲脂韋之人也持衡者不知有學術
而王伯義利之辨不明於天下故士皆數
數然與時低昂隨人嘖笑而不能以已自

樹揚之則驕抑之則憤納之則諛却之則
呻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賤過於秦怨
深於楚如朝霞之無常如暮氣之不振而
欲以若人致太平追黃虞難矣哉語曰大
臣法小臣廉山有猛獸藜藿不採茲幸先
生與二三大臣爲之主持黜浮華遠佞諛
却餽遺破私比崇節儉引正直而又嚴扃
方寸越絕塵垢去就利害無所動搖示以

周行而視以不祧度幾變猶爲荃化鷓爲
鳳耳夫當宁有重臣而後士咸知自重士
知自重而後社稷重顧重臣之所以重則
惟以身重於天下而天下不足爲其重也
彼營營然重祿位如萬鈞而烏能以
重天下哉令子玉潤姪女幸得託體知無
有天壤王郎之嘆矣敝座主王對翁雅嘗
嚮往先生恐不得當茲同列黃扉燮寧有

助其喜可知也已拙稿三冊謹呈台覽敢
祈清燕之候賜一語以示教無任感激之
至

奉申瑤翁閣下書

伏聞 天子睿聖迷陽菴苑不吝剪伐深
爲天下幸慰然而良工苦心亦孔燠矣時
可近嘗玩易究古聖賢所以處世變而知
先生之業在乾之九三九四也九三居下

之所全圖高
卷之三
六
之上於地爲危故其爻曰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無咎而孔子贊之曰反覆道也九四
居上之下於勢爲疑故其爻曰或躍在淵
無咎而孔子贊之曰自試也惕而反復乎
道則雖有所慎而非顧忌之私躍而不離
乎淵則雖有所試而無亢滿之咎惕而不
以道是循循者也張孔所以容身也躍而
不能下是翹翹者也陳李所以賈禍也循

循者既不足立事而翹翹者亦無濟于事
是皆不明乎易者也以先生簡在 帝心
膺龍光之慶固無危疑之迹而當茲國論
回遘人心滄泚之際兇虎矛戟隱伏于莽
亦有危疑之機矣然而本之精白濟以臧
嘉內持夫有方而外與之無崖慮不動乎
几席容不變乎禴結而詭隨憚恹翕然自
息正所謂能惕而能躍者更危爲安轉疑

爲信豈倖致哉或者乃謂交戟之內冥冥
之間邪人佞人恐造飾以行其間矢來無
鄉而遊於羿之彀中則安者不能必其不
危也信者不能必其不疑也嗟乎此未覩
其深者也抑聞之道不爭而能勝德無競
而能強聖賢固無危地也詩曰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又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先生體易戒而遵詩訓人

所則矣神所聽矣循是心而無回冥冥之
間 上帝祖宗實式臨之雖百邪人其何
能爲蓋所謂惕躍無咎者龍德也有龍德
而又何虞於兕虎矛戟若曰以牝勝牡而
以曲致全則非所律矣自今以始 天子
葵而福祿脆其且矢鳳鳴之章而無狼跋
之咏乎不佞時可不能不爲天下幸慰也

上沈少宰蛟翁書

時可自奉光儀十有餘年矣所效力于門下者甚淺而門下所嘉惠于僕者甚深感德之私中心藏之未敢一食息忘也貴陽謝事後寄迹山中望栢梁藜閣間宛如羽人福庭杳不可即而門下霞舉玉立瑞色神采照映華轂則猶在目前也不勝企仰之甚爰立在邇世道人才繫賴不淺想望之殷不啻饑渴邇來仕路清夷苞苴杜絕

而憂時之士猶致慨於士風焉好名者高而違正道嗜利者卑而無大略至於陽爲樹節而陰以招權務竒於所位之外而廢事于所業之中所謂浮淫之蠹也而世方逐聲赴景群起而爲之執鞭其愛慕不啻若公卿之榮雖群咻衆訕而不自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學術不明故習尚易溺此非可以形格而勢禁也詩曰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野以盛植若門下而居
端揆之地爲之嚆矢爲之準繩其帥偷以
厚振濁以清無難者聲聞所及四野其唱
喁哉乃不佞空谷之音其何以自效所進
拙稿伏惟賜教幸甚

上座主王相師書

八山良久聞問濶焉十月間偶過金閭聞
諸道路而知老師令子褻然首群髦也爲

之躍然甲乙青紫雖未足爲達者重而世
德門風亦飛燭一時矣所望修學敏行以
聖賢豪傑自期庶幾竹帛鼎彝之業與太
行首陽黃河大陸相爲榮觀顯大耳不勝
惓惓向者有啓上首輔申公深感士習之
弊申公然其言未幾而公爲後進所乘矣
賴天子仁聖無間魚水之歡然而其事殊
可駭也士習之弊厥亦有由困於佔俾則

學術不充而安於豢畜則才氣不練學術
不充故其識陋而不弘才氣不練故其操
靡而不振較利害於錙錘爭功名於毫末
以干請爲職業以訶刺爲勲庸嚮卷傖囊
而不知其官守之謂何一遇事變則首鼠
模稜眈眈然莫知所措幸而有喬詰卓鷲
者非真能激頽振芬懷忠抱義也或有所
抑而爲竒或有所跂而爲竒其始也竊竒

以賈虛名而其繼也負竒以行曾臆鼓舌
攘臂自爲賢者而廟庭如訟矣彼夫學術
充而才氣練者不然以忠厚惻怛之心發
爲慷慨感激之操其行未嘗不峻而其道
未嘗不廣其異也所以爲同也其竒也所
以爲正也日月之晦明風雲之變化人見
其竒而太虛如常也聖賢雖或驚世動衆
而其心猶夫日用常行彼且不自知其竒

而安以竒自負哉嗟乎隨俗非道也鈞竒非道也負竒以害正非之非者也蓋古之爲竒者博萬世之名而今之爲竒者射一時之利則失所以爲竒矣而後進之士爭慕嚮臻以非蹈非自以爲賢而不自覺益可悲矣蘓子曰時者王公大人實爲之王公大人天下之耳目也示之正道墮其邪術使天下洗濯磨淬鼓舞奮迅而不自已

則責在老師及諸公耳伏惟留意天下幸甚胡守才諳有餘傳令執持甚確二公每加式閭之敬于時可顧時可則自甘爲寒蟬而不敢爲陽鱈也邇來里居之士日益卑卑於郡國守相也介其權以爲寵而竊其沫以自濡其尊彼也不啻若大吏而其自下也不啻若候人間有秉誼守禮者不目之曰傲民則目之曰狂子大都江以南

皆然而雲間晉陵則尤甚者生長于斯寧
能負甕鑿坯而高飛遠舉乎故知山林之
寡過更有難於宦途也乃二公於時可顧
獨不以形迹見責此非繫藉門下何以有
此異數耶夢山楊公曲示慰諭欲以牛溲
馬勃充其藥籠實惟老師從史之力自循
薄劣其何以當清舉敬因賤隸一布謝私
無任傾戴之至

與鄒南臯吏部書

秋間伏承手教惓惓以文詞爲累實中人
膏肓之病大都古聖賢著述皆爲世道所
謂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許不得已也而近
世詞章之士連篇累牘無當于用此務華
絕根者爾寧能復蹈其後塵耶邇來屏談
藝之功以實用其力於學而深知其難即
行業昭揭乎宇宙而隱微獨覺之中有未

粹白猶爲未學隱微獨覺之中粹白矣而
檢照未密或有自是而不知自恕而苟安
者亦非學也至于世間所貪嗜稱耀而不
能釋者能損一分斯受益一分蓋名非聖
賢所惡也而務之則喪實事非聖賢所厭
也而逐之則奪志不佞日惟以此自勗而
猶欲以是爲高明之助也新刻三冊就正
有道伏祈賜教吳春元其質近仁獨有文

癖併冀斧藻尤幸

又

時可向來失學心常患散而氣常患浮近
且黽勉于斯歛如處女定如老衲雖以不
敏之質而本體亦常時露獨恨夾持靡人
易于作輟耳管東溟矯矯風氣惜其淫于
異學顧涇陽伯仲清真恬曠意用不凡當
此季世而有若人其儉歲之稷乎未審門

下曾相識否前太宰楊公詢及中林之士
不佞知二人焉項篤壽之淹雅李盛春之
磊落雖不鳴不躍而實爲東南之寶顧時
可頗知引分不敢輕舉門下試諮詢而稱
進之未始無俾于時也

與戴謙甫

昨貸諸子錢家十請而十不應信乎人不
可以無官兄素以俠自命能於諸孔方長

前作曹丘生耶波臣急矣西江之水寧容
少緩留意甚幸姑蘇山中梅花大放風香
月魄與畸人自相憐媚亦足適也爪牙齒
角各有虧盈僕於錢穀無餘於風月不竭
亦可一咲於嶇嶇間矣萬月泉雖非大竒
俠客亦度幾稱隱淪獨行昨一與立傳彼
便辭世豈文章爲祟乃爾書卷中又失一
蠹魚惜哉

文苑金蘭
卷之二
與王敬美大參書

吳江別後條已隔年皇假閒身不以溷夫
詩社酒席而以放于山顛水涯虎丘石湖
以當几榻天平天池獅何二山以當庭除
箭闕大石堯封鄧蔚靈巖青芝以當門徑
寶界惠錫銅棺龍池金焦招隱以當比鄰
天所不奪人所不妬快哉乎其爲居也然
而足下從簪裾中玩世從簿領中寄傲從

塵煩中諦聖隱而冥冥出而犖犖鳳彩龍
德較之不佞空以身爲枯木朽株而無咫
尺之竒毫髮之效者似不以彼易此矣武
夷七臺與使車幸相值而足下以胷中竒
傑秀發之氣與相吞吐其調致可想江左
區區地天豈容兩生倘佯哉閩中文獻淵
藪亦有異書可以供山中長日否久不聞
問特遣一介走候寧化丞吳景元者其人

佳士居里中夙以孝友稱惟不吝齒牙時
薦寵之以爲彼毛羽幸甚

與沈晴峰太史書

時可迂踈于用無當鳩目蠅聲每爲時流
所阨而獨承門下神賞簸揚其糠粃于薦
紳間所以寵靈不肖者甚厚不肖肝膽委
拆亦於門下爲深自掛冠後逃虛姑蘇陽
羨山中偶至雲間不旬日輒去以故無能

馳一楮相聞問追惟雅愛媿心甚矣郁先
生來忽得手書憶曩時相勗之語而謬以
古人獎不肖則何敢承不肖雅志斯道而
童心易僻世味難除十年以來虛負流光
清夜思之實切汗顏近自山居稍有覺悟
然不過醢雞管豹之見即或構撰亦似蝸
蟾耳何足齒哉嘗謂心體無量苟得其養
則縱橫高下無不如意堯禹周孔無不可

追而近代學者一或剝琢其辭少有所詣則傲然自以爲握玄珠而抱靈蛇其他颺飛景附者亦且相爲猖狂以左史爲絕學以騷選爲秘傳以靈均陳思沈宋李杜爲奇貨剽襲模倣而六經蔑如矣至其詆排異調則曰此廬陵眉山之餘唾也此江庾之殘瀋也我固唐以前語而孰窺其藩哉不知學以求心而文以明理求諸心而得

乎理則自唐而下皆精英也否則自漢而上皆糠粃也且左史諸書即庠序後進盡能舉其辭非真絕學秘傳何足以自誇而復以蓋人哉唐宋以後載藉始繁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而况千餘年來文人學士豈能盡沒多見其隘而陋矣不肖林居雖未有得然頗知黑白不敢以是爲北面而奉掃除之役也門下清真恬雅實不肖平生

文所全履和 卷三
所傾注且遵養既久於斯理深矣亦念舊
日之雅有以教督不肖否辱索拙集顧惟
應酬之文無得于道真糠粃耳門下何以
取焉敝座師王對翁時時念及不肖幸惟
致意軒車當過吳門容攜杖出山一面傾
倒不盡

與顧韋所給諫書

弟居吳市門者年餘辱承顧盼握手晤言

無間晨夕所以寵靈不肖不啻春芽槎蘖
而几席蘇壤也其何敢忘報江頭別後尚
佯招隱鶴林間松濤江瀨相爲荅應暮靄
入窓輕寒生榻隱然有懷人之思歸而烹
鱸煮葍則益思玄度不置蓋心飛於潞河
燕市者數矣國是回適所需白簡甚急而
久未得覩除目豈當事者欲俟天垣以借
重耶破邪壬安異同在此時矣勉旃是望

辱賜淳甫集深感厚愛顧佛頭上加穢則所不安近鳳洲先生亦梓彭孔嘉集二冊吳下閔然謂鳳洲汰其精者而存其蕪者又譏其雌黃不當孰若茲刻之無間然也久不聞問敬因使者一布區區鳳城春滿吏散烏啼時亦念及不肖否

劉伯母尤太宜人壽序

當萬曆丙戌吾兄弟之同成進士而里居者丁丈見心管丈登之姚丈熙載槩不佞時可爲四人蓋屈指牽絲之年十有五矣二三兄弟皆不善奸時或以罷歸或以調歸或以乞骸歸相與倘佯山阿比雲霞而親竹栢其樂猶朝署也會劉丈自復亦從南祠部郎上績便道奉尤太夫人還吳與諸兄弟相觴爲樂孟春良日值太夫人春秋七十則諸兄弟進時可而語之曰吾儕

幸比翼而成鴈行也不啻骨肉然惟是欣
戚慶慰相與共之若母即吾母也茲舉也
不能辭一觴子亦不能吝一言其亟誦焉
以佐七箸不佞謝不可得則磬折而謂劉
丈子之所以爲母者足以觴矣劉丈跋額
曰不肖孤何以爲吾母觴也孤始背先君
而母也攻苦茹辛早晚興寤身後先其臧
獲者二十年卒使孤就儒業而附二三兄

弟以從有司薦幸而得雋母所以引誼訓
忠程督孤者益嗃嗃不置及承乏司理而
以欽恤詔孤者不置待罪祠曹而以苾虔
詔孤者不置孤所以幸無干大戾於昔而
獲列上考於今者豈實能勤其母賜也母
所以澤孤者渥矣而孤不能以金緋效萊
舞又不能分大官之膳與尚方之醞以薦
所共孤而南者惟是枵然之橐孤媿無以

文獻全圖卷之三
三
爲吾母觴也余語之曰子奚以不釋然賢
母之望養於子也志急於體孝子之致養
於親也善先於祿惟母賢而後子孝相待
而成也子以射策進而以隨牒遠以高第
舉而以留署遷不相衡矣獨母也不內望
而安子於外不比望而安子於南不臺省
望而安子於郎曹竊語子曰兒腆矣方吾
爲寡鵠而兒爲孤雛也惟不續蒸嘗是懼

寧知今日有今日主恩也即人薄南曹而
天子寵譽命于人親織文壓絲寧遺我耶
夫長之爲消蘖也進之爲退萌也兒知之
矣寡取以承天益而緩得以虞人損是兒
善自享也以善自享者而享我其誰不安
汝享人有高下而官無顯晦能其官則晦
且顯不能其官則顯亦晦兒能其官矣以
是享我焉庶幾子矣吁嗟賢哉母之志可

想矣子尸祝於閩而以奉母固不朽子褒寵於朝而以奉母亦不朽子不爲選懦突梯以奸時而以恬淡雅正之操奉母尤不朽子自今羞三江之尊而母以爲大官膳也酌虎阜之泉而母以爲尚方醞也裁吳絲與白苧而母以爲金緋服也即吾二三兄弟之碌碌隨子以誦禱于階庭而母曰是倘徉山阿不奸時者也真吾子友亦足

當天下士矣獨不佞時可拙於詞無以爲母惠責則俟母之髦鬢而子益貴幸在日月之際以金緋舞以法醞薦而命蘭臺石室之彥以效一言度其責哉雖然其矜修偉行彰彰天下者奚待文也母亦可以觴矣





